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六十八

集部

文選卷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史論上

公孫弘傳贊

班孟堅

翰曰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以重論傳內人之善惡命曰史論

贊曰

良曰贊亦論之通稱

公孫弘卜式倪寬時以鴻漸之翼困於

燕雀

善曰李奇漢書注云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因為俗所薄若

燕雀不知鴻鵠之志銑曰此三人進趣相類故連言之鴻水鳥也此三人皆有大材如鴻鳥之羽翼然皆初

困俗人所薄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小鳥喻俗人也

位乎

善曰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

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為

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也向曰同善注言皆屈高遠之迹以牧羊豕也時謂

徵賢良時此位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則丞相大夫也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

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

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

善曰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

位乘已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闕下朝奏暮

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濟曰是時武帝

時也四夷四方之夷也賓服也制度禮法也闕缺也不

及也如前人不能羣士慕響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

羊擢於賈古豎

善同良注良曰芻牧謂牧羊也拔擢皆舉用也桑弘羊洛陽賈豎子也以善

心中計為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

善曰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

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姊子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

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眾降日磾以父不降没入官斯

輸黃門養馬馬肥好上拜為馬監

翰曰虜獲也

斯

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

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銑曰同善注言此

數君之遇亦同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

仲舒倪寬

善曰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御史上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

篤行則石

建石慶

善曰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十石良曰篤厚也厚行謂孝謹也

質直則汲黯卜式

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卜式言郡

國不便鹽鐵舡有算可罷濟曰質正也直謂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內多嗜慾卜式數言郡國不便帝皆重之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

善曰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庶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

固至此皆天下名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為大司
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

上唯恐後銑曰推舉也安國所推舉皆當定令則趙

時能士鄭當時常四郊置驛以迎天下賢士

禹張湯善曰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

律令又曰趙禹豫人至中大夫廉音邵

銑同

善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善曰楚辭

曰突梯滑稽

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臯字少孺

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以故得姦黷向曰相如與史

遷同姓也滑稽應對則嚴助朱買臣善曰漢書曰嚴助為

稽猶俳諧也應對則嚴助朱買臣並

在左右濟曰應歷數則唐都落下閎善曰漢書曰造

對謂抗容君上

唐都邑郡落下閎與馬益部者舊傳曰閎字長公已郡

閎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

譙隆薦閔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歷拜侍中辭不受
風俗通曰姓有落下漢有落
良同善注下閔
協律

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

善曰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善歌新聲為協律

都尉桑弘羊以心計為侍中

奉使則張騫蘇武

善曰漢書曰張

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

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騫為博

望侯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

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上武杖漢節牧羊武

留匈奴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將帥則衛青霍去病

銑曰張騫蘇武並著誠節也將帥則衛青霍去病

善曰漢書曰衛青字仲卿為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霍

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向曰此二人俱為

漢將破匈奴受遺則霍光金日磾

善曰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

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曰碑日其
碑亦曰臣不如光並受遺詔輔少主濟同善注

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

承統纂修洪業

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良曰其餘謂諸道術者勝盡

也興起也言起作功業制度後代無能及武帝故事

亦講論

六藝招選茂異

善曰六藝六經也漢書武帝詔曰察吏民茂才異等翰曰六藝禮樂射御書

數也招引選擇也

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

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

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修齊詩事同縣后倉梁丘賀字長公從京

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至少府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韋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

相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為太子太傅穀梁學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

銑曰蕭望之脩齊書同善注言劉向王褒以文章顯曰向此六人並以儒術進為著職也

王褒劉向以文章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諫諍見幸於帝

定國杜延年善曰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

給事中宣帝任信之即奉駕入給事中濟曰趙充國討西羌有功封營平侯魏相邴吉于定國皆丞相並有

名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

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善曰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

守王成為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為渤海太守人皆富實獄訟止息鄭弘字穉

卿為淮揚相以高第八為右扶風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之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尹發姦摘伏如神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張敞字子高河東人守京兆尹枹鼓稀鳴市無偷盜良曰言此數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皆在職平直而有聲譽

名臣亦其次也

翰曰次謂次於武帝時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干令升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

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二年評論切中咸稱之善銑曰論者論革魏命之事革改也

言改魏命歸於晉故
史官作此論以論之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

善曰尚書

曰俟天命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更也謝次也向曰俟待謝序也言帝王必待天命而後興

且有代序興廢皆非人事所能致也

文質異時興建不同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

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尚書大傳曰文質再而復濟曰言帝王之興或以文或

以質其位不同也

故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

應而不求執大象也

善曰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栢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

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良曰栢皇栗陸上古帝王號為謂為理而不

自有其功應謂應德而不求其報象
法也言如此之君但執淳素之大法
鴻黃世及以一臣

本作民也
善曰父子相承以一民之心也左氏傳史克
曰昔帝鴻氏有不材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

禮記曰大人世以及一人之心不令有二人也
相承也言如此以一人之心不令有二人也
堯舜內

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
善曰謝靈運晉書禪
位表曰夫唐虞內禪

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
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僭稱以為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

于此文既詳悉故具
湯武革命應天人也
善曰周易曰
引之銑同善注

乎天而應乎人
向曰湯伐桀武王伐
紂以啟其昏暴天人厭之故應而伐
高光爭伐定功

業也
善曰漢高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
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

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濟曰高祖光武伐滅項羽

王莽克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五臣本隨時之義大矣無時字

哉善曰周易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良曰言各逐運數而天下之人隨大矣哉言此義廣大不可得

言古者敬其事則五臣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

善曰尚書曰月正元旦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

位于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

時卒悶其事也翰曰古者謂堯也事謂萬機之事也始初也今謂陳留王也終謂終帝之事而禪位於晉也

豈人事乎其天意乎銑曰言終始不同豈惟人事邪乃天意也

晉紀總論

向曰此論自宣帝至愍帝合其善惡而論之是名總論矣

干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

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陶謙奏記於朱雋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

銑曰雄才謂英雄也碩大也應運謂應聖人之期運也

仕謂魏武為漢丞相時懿任文學掾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

屢中善曰十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良曰籌謂計策也嘉善屢

也數遂服輿軫驅馳三世善曰十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為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

大將軍翰曰輿軫車也謂乘輿也三代謂文帝時為丞相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兼武帝文學掾也性

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

人善采拔

善曰管子曰聖人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銑曰言宣帝

志性深阻如城府之深固也又能寬綽容納於物數術也御使也言任數術之人使之知其善者必取擢而用

矣采取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

善曰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東觀漢

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力向曰懷來畢盡也

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

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

善曰魏志曰鄧艾字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

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頒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州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歷充豫州刺史濟曰陳卑細貌艾善武而泰善文言宣王

能委任之各盡其事也

故能西擒

善本不從才

孟達東舉公孫淵

善曰干寶

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魏志曰公孫淵為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

遼隧自立為燕王

三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良曰孟達為金城太守擒執也

內夷曹

爽外襲王陵

善曰干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宮廢爽

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謁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主非明

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死翰同善注

神略獨斷征伐四克

善曰揚雄連珠曰兼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法言曰湯武桓桓征伐四

克也

銑曰神略言智如神斷決也四克謂克於四方

維御羣后大權在已

善曰春秋

孔演圖曰太子執圖諸侯得之大權成向曰維持御使也羣后衆官也權柄言國柄在已謂高祖也屢

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

善曰漢書曰齊桓晉

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濟曰諸葛亮蜀將也節制

言亮軍士有節度制法也支亦拒也輔車軍旅屢動邊之勢謂吳與蜀為援助而宣王能拒之

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

業

善曰干寶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

錄尚書事輔政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良曰屢

數也鄙亦邊也虧闕象法也言晉之興盛大法從此始

立也翰曰繼業謂玄豐亂內欽誕寇外

善曰干寶晉紀曰中書令

相繼以成帝業者也

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恣言勇士築殺之玄

夷三族又曰揚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

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于我太祖親率潛謀雖密六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銑同善注

而在幾必兆向曰潛謀玄豐也幾徵兆見也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

黜異圖用融前烈善曰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書王曰公劉克篤前烈濟曰淮浦許洛謂

欽誕也震動咸時也言皆黜異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

蜀善曰千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

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嚴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間以內寡人制之間以外將

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

庸蜀人良曰天子遣將推轂而送鍾會鄧艾為將征

蜀破之庸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善曰吳志賀邵曰劉氏

固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北為三關干寶

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輿櫬詣壘門范

曄後漢書閻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

兵電掃翰曰電掃言疾也入臣謂降也餘同善注天

符善本人事於是信矣善曰東觀漢記耿純說上始當

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祖善曰干寶晉紀曰天子命太

爵為王左氏傳子魚曰備物典策銑曰名器崇於周

非常之禮謂加九錫也備物謂祭器之物

公權制嚴於伊尹向曰崇高也周公代成王攝政伊尹

夏賢臣輔太甲放於桐宮故云權制

嚴也言文帝為魏輔
亦如周公伊尹也
至於世祖遂享皇極
善曰世祖武

靈曜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
濟曰
享當也皇極天子位也言武帝受禪遂當天子之位

正位居體重言慎法
善曰周易曰君子正位居體也法
言曰重言重行言重則有法行重

則有德良曰正位天子位也體謂仁以厚下儉以足
得中正之體而重其言語慎其法令

用善曰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和而不弛寬而
安宅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

能斷善曰論語曰君子而不同章昭國語注曰弛故
廢也尚書曰寬而栗斷猶決也
翰曰弛緩也

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
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
新周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

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歌詠思其新君也四方之國俱喜悅相勸勉而從之新
銑曰言人皆

君武帝也初受律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善曰毛詩曰言

念爾祖律脩厥德向曰律循脩治也言武帝腹心不脩先祖欲伐吳之志思和戰國之艱苦輯和也

同公卿異議善曰腹心謂近臣也異議謂張華王濬言伐吳便苟勗賀充以為不便也而獨

此二字無納羊祜之策以從五臣為衆善曰干寶晉紀曰

來朝上疏云以國家之盛強臨吳之危獎軍不踰時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宣左氏傳欒武子曰善鈞從衆夫

善衆之主也從之不亦可乎良故至於咸寧之末遂

排善本羣議而杖王杜之決善曰十寶晉紀曰咸寧五

吳王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苟勗等畢諫以為不可張華固執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

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翰曰咸寧武帝
年號排推也言排去荀勗賈充之議也杖持也言持任

王濬杜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善曰左氏傳晉飢秦輸之

林蜀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
峽左氏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俟介馬而

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役不二時江湘五臣來
之銑曰三峽山名桂陽郡名

同善曰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
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

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與櫬降于濬
毛詩曰淮夷來同也向曰役謂舉師役也三月一時

江湖吳險固也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
來同謂並歸晉

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善曰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之
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

考識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濟曰夷平也壘垣軍壘也吳蜀俱帶江山故云險

塞唐堯也虞舜也舊域謂舜禹太平之域也班布也正朔謂厯數也八荒八方也

太康之中天

下書同文車同軌善曰禮記子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良曰太康武帝年號也吳蜀平

故云同文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開善同軌也

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畝畝毛詩曰召伯所茇毛萇曰

茇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翰曰餘糧棲

畝謂禾稼之穗於田畝之中不收如鳥之棲宿民相遇耳舍宿也行旅草宿閭門不開言無盜賊也

者無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

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

銑曰言禮義大行也資給也

諺善曰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

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向曰諺傳言也

下無窮人謂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

百姓盡富

生百世善本作代之一時矣善曰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

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百世可知言喻遠也濟曰言

雖未洽上古太平之風然亦足以稱明時矣吏平民安

可謂百代而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

善曰漢書崔禹曰將軍墳墓未乾干寶晉紀曰永平元

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策廢為庶人居

於金墉城良曰山陵未乾言時近朝士舊臣夷滅者

也駿為太傅作亂被誅母為惠帝母朝士舊臣夷滅者

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

善曰干寶晉紀曰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讚二

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

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

雲宣詔

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

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闕

伏誅

翰曰夷誅也族門也

伯實沈之郤歲構

善曰毛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

閼伯季曰實沈居曠野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閼伯實沈則參商也銑曰維連也言宗子連城封之以

助京室也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師尹相穆以干戈相討言諸王兄弟歲構郤如閼伯

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

善曰毛詩曰赫赫

向曰師尹大臣也使萬人具瞻之以成其貴顛仆墜落戮殺辱汚也言惠帝朝廷日有此禍

至乃易

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康二年禪位

于趙王倫倫以兵留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安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

濟同民不見德唯亂是聞

善曰左氏傳卜偃曰民不見德唯戮是聞良曰人不見

為德但朝為伊周夕為桀跖

善曰莊子曰施不及三王天下大駭矣下有盜跖上

有魯史朝居貴如伊尹周公

善惡陷於成敗

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

夜蟲之赴火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

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

呂氏春秋曰人生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蟬

之者之者明明火也火也銑曰銑曰成者成者為善為善敗者敗者為惡為惡實理實理無能無能明

之者之者欲為欲為忠直忠直論其論其毀譽毀譽則見則見脅於脅於勢利勢利之人之人干紀干紀謂

之者之者犯國犯國之綱之綱紀言紀言輕薄輕薄小人小人役姦役姦惡惡內外內外混淆混淆庶官庶官失

才才善曰善曰鄭玄鄭玄毛詩毛詩箋曰箋曰內謂內謂諸夏諸夏也也外謂外謂夷狄夷狄也也尚書

才才失賢失賢名實名實反錯反錯天網天網善本善本解紐解紐善曰善曰管子管子曰曰循名循名而

實相實相為情為情濟曰濟曰為惡為惡者反獲反獲善名善名是名實是名實國政國政迭移

於亂人於亂人禁兵禁兵外散外散於四方於四方方岳方岳無鈞石無鈞石之鎮之鎮關門關門無結

草之固草之固善曰善曰漢書漢書十六兩十六兩為斤為斤三十斤三十斤為鈞為鈞四鈞四鈞為石

杜回杜回回躓回躓而顛仆而顛仆良曰良曰迭更迭更也也言亂人言亂人疆者疆者更執更執國

政天子政天子禁兵禁兵不得不得自專自專言岳牧言岳牧輕薄輕薄不堪不堪重任重任關塞關塞之

禁不如結草

李辰石水傾之於荆揚

善曰干寶晉惠紀曰蜀賊李流攻益

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征李辰因之誑曜百

姓以山都民丘沈為主石水應之石水略揚州揚州刺

史蘇峻降 韋曰干寶晉紀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

晉末掠揚州刺史陳徽起兵為亂劉淵王彌撓之於青

冀石攻破諸郡縣自稱王又曰王彌攻東莞東安二郡

復攻青州 銑曰劉淵以離石之卒攻破諸郡二十餘

縣自稱王王彌起兵攻東莞復攻青州撓亂也

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

善曰干寶晉懷

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愍

紀曰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城下天子蒙塵於平陽矣

謂羌胡也二帝謂愍懷懷帝為劉曜所破化成丘墟戎羯

所虜俱蒙塵於平陽死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
於虜廷故云山陵無所

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

善曰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悌
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

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疏曰上下
相望莫有苟且之意濟曰失權為樹立繼嗣失權宜

也非才謂不得人也四維謂禮義廉恥也夫作法於治
苟且猶曲從以為政也言晉亡在於此也

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

善曰左氏傳曰渾罕曰
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

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良曰
弊哀也誰能救之言不可救也

故于時天下非暫弱

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

青州之散吏也

善曰干寶晉武紀曰太康八年詔淵領
北部都尉翰曰素習也離石縣名都

尉官也散吏謂無所主當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

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

蜀之敵也善曰魯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咋

先主孫權寇賊也烏合之衆謂無部分脫耒為兵裂裳

為旗非戰國之器也善曰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為兵揭

也言脫農器為干戈裂衣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

裳為旗幟皆非戰器也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

字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

勢以為資清淨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

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濟曰自下逆上謂臣伐君也非鄰國謂不如吳蜀

之勢也效象也擾亂也驅羣羊言易也二將相侯王連都洛陽長安也拾遺謂如拾遺草於地

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善曰干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宴光

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偃尸塗地百不遺一良同善注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

不哀哉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模出降以模妃劉氏賜胡張

平為妻翰曰虜獲也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辱謂遭戎卒所亂者也

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善曰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偽相感而

利害生六韜曰利害相臻猶循環之無端 銑曰大器
天子之器也羣生萬人也畜養也攻害也言愛惡利害

相傾是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善本原未嘗整靜也善曰

其常勢作於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偃豬畜流水之陂尚書曰器大者
若火之燎于原向曰防隄也燎燒也靜息也

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濟曰言治天下

道也言天下勢重不可以爭競安也擾安也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

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善曰禮記曰

祀也能禦其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良曰言

智王知不可爭競安也扞亦禦也尸主也言禦災患為
人已不自主利者也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

善曰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寧使人
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也
翰曰上德謂古之賢王也生養浚取也是以感而應之
言聖王布德養百姓凡主取人以自養

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

善曰毛詩曰鴈

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刑政

平而百姓歸之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國家者士人之居

也銑曰感而應之謂聖德之王而人歸之也晨風鳥

也林茂鳥歸之淵深魚趣之君有德則人附之此皆相

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

向曰聖人應天順人隨運以和

其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

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

禮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詒子產

書曰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濟曰設禮文以防君子著

刑書以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善曰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

知禁謝承後漢書曰朱萬宣國威靈審示禍求明察以福良曰喻曉也言敬示善惡以曉百姓也

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善曰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主明察

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翰曰求明察之人以為官人君厚慈愛之惠以堅固其心

然後人知向正皆樂其生而哀其死善曰鵲冠子所謂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善曰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

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子路治蒲孔子曰

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銑曰廉恥篤於家閭邪言悅教安俗故君子小人各得其分

僻銷於胃懷

善曰管子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記曰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向曰篤厚也問里門

銷除也胃懷心府也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

以害義

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又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濟曰言人被君之化見有

危難則授命而死

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

之事乎

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響應良曰干犯也紀綱也言人各守

節義安可呼之以犯綱

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

則不亂膠結則不遷

善曰天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

則上安翰曰傾崩也理節謂政教有條理節度也膠固也言君布仁惠之基根深廣又不失理節則人心固

結而不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可遷也

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

善曰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

刑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

下者中間豈無邪僻之主哉而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

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

本也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

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濟曰吳

公子季札封於延陵季子者男子之美稱今迎封而美言

之故曰延陵季子也善知樂入其國聞樂聲則知存亡

長短之期也然樂則體人之情故聽之所以識安危也

昔周之興也后稷生于姜嫄而天命五臣作下昭顯文武之

功起於后稷

善曰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良曰姜姓也嫄后稷母名也

后稷周之祖先播殖百穀以養人而天下皆蒙之故其而文王武王承至仁之後故能成功而王者也

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善曰

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中者言反其性翰曰克能也言后稷有功能配天而食蒸衆也極中也言衆民蒙播殖之教皆於后稷而得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郇胎家室善曰毛詩大雅文也鄭

玄曰粟成熟也后稷教世種黍稷堯改封於郇就其家室無變更也銑曰實是也粟急成也言后稷教人播

黍稷是穎茂之盛而大成熟也。郃后稷舊居于堯以有功封之於郃，使無變改家室。至于公劉遭

狄人之亂，去郃之邇，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糗糧于

橐。」託于囊，善曰：毛詩大雅文毛萁曰：小橐曰囊。鄭玄曰：為狄人所迫逐，不忍闕其民裹糧食囊之中。

棄其餘而去，向曰：公劉后稷曾孫也。狄人侵郃，不忍使與鬪，乃棄郃之邇，幽我狄地名大曰橐，小曰囊。皆盛

糧食之器也。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以處其民。善曰：毛詩大雅

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玄曰：由原而升，嶽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濟曰：陟升也，嶽小山也，降下也，言人

從公劉居者或升山，以至于太王為我翟所逼而不忍或下原，反覆重苦也。

百姓之命杖策而居之。善曰：莊子曰：大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大王曰：與人之兄居而

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
因杖策而去良曰大王王季父也逼迫也不忍謂不
能使百姓與我狄鬪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善本西水

也杖策猶拄杖也

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

善本作帥

西水

許至于岐下

善曰毛詩大雅大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漆沮側也謂亶

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翰曰來朝走馬周民

言避惡早且疾也率循也

許水涯

岐山下

岐山下

周民

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

善曰毛萇詩傳曰古

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

不以其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

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

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豳人也皆曰仁人之君不可

失也從之於岐如歸市

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善曰新序曰太王亶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
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向曰言所
從者每勞來而安集之善曰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
漸多每勞來而安集之其居而能勞來安集之濟曰
言以仁惠撫養所從之人而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
人安而集之勞來撫養也

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
慰安也人心定乃安隱其居

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者鄭玄
曰時耕曰宣良曰慰安止居也言安其居左右處之

疆理界畔也時耕曰宣以至於王季能貍其德音
畝隴也言各安其業

善曰
毛詩

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貍其德音毛萇曰心能制義曰
度貍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貍翰曰王季太王之

子也貍猶繼也言能
繼太王德政之音

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

錫之光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左傳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

曰載始也始使之顯著也銑曰克能類言也言能明能善為君長始賜光大之德於子孫也載始錫賜也

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

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鄭玄曰

大王國於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向曰備具也舊德謂王季之德也言文王脩王季之德而受命

惟新者美也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

多福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翼翼恭順之貌也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上天又能述

思多福向曰翼翼恭敬貌昭明也聿由此觀之周家世遂懷來也言能恭敬遂來此多福

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

成其福祿

善本有者也

善曰毛詩行葦序文謂已上事也

仁及草木謂澤及行

葦也睦親也

黃者黃髮老人也

言而其后妃

善本作躬

躬

行四教

善曰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鄭玄毛詩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翰同善注

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

善

毛詩葛覃序也

詩曰葛之覃兮

毛萇曰葛所以為絺綌

女功之事煩辱者也

浣之衣也

煩辱謂脩女功之事

以教故其詩曰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刑法也寡妻嫡妻也

言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

又能為正治於家邦

向曰

文選

文王

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

文王

又能正理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

於國家

一之德

善曰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

之然也

毛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

赴武夫公侯腹心鄭玄曰亦言賢濟曰言能化之使有絜白純一之

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

勤終於逸樂

善曰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

良曰天保詩篇名以上下

諸詩也

內謂諸侯也言並以禮

化中國采薇詩名外謂夷狄

於是

五臣本無是字

天下三分

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

至

善曰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

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
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
言文王為西伯三分天下二分屬文王文王猶事紂武
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武王曰天命未可也言能
以謙退之道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
而人歸焉

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善曰琴操曰崇侯諧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

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
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
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
民和衆豐財銑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周公也天下之
人皆心離於紂故曰獨夫也名教謂號猶著大武之容
令也保安也謂安定大功以和衆也

曰未盡善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向曰著明也大武武王樂也容盛也雖

有大武之功孔子

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

善曰毛詩

七月序也

濟曰遭變謂管蔡流言也陳列也謂列先祖之德於詩也農謂播殖之事女工謂辨濯煩辱也

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

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一年穀洛鬪王欲壅之太

子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

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羌

弗毀俞公非高圉亞圉公組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良曰十六王至武王也

始居王位也十、王康王也克能故其積基樹本經緯

也言積仁至此始能安理天下者

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五臣無也字善曰潘元茂

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

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翰曰節理謂以節度

理人也恤憂隱微也纏綿遠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

也言文王結基本根之遠

業不同及其安民五臣立政者其揆一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

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

改文質再而復左傳楚子曰夫武安民和衆豐財尚書

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銑曰言周上

代有文有質雖其不同安人為政度之一致也揆度也

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盖有為以為之

矣

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之
烈盛也百王謂先代之帝王捷急也三代夏殷周也

盛急如此蓋取天下
為己而不為人

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

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

善曰左氏傳司馬
侯曰或乃多難尸

子曰便事以立官也以固其國
靜也桀傲也言務在用兵伐其英雄

濟曰多難謂四方未
誅其傲慢以便當

時是公不及
劉脩仁恩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

庸於亳

善曰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
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蕃于

齊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
亳思庸也良同善注言齊王不明不得如太甲反位

於亳也亳
太甲都也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

善曰魏志曰高貴
鄉公諱髦字士彥

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
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帝師濱騎督成倖弟濟以矛進
帝崩于師尚書曰惟予冲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朕復子
明辟翰曰齊王廢立高貴鄉公髦後舉兵相府誅文
王不克舍人成濟以戈中帝崩於車也冲童也昔周公
攝成王政後復子明辟而高貴童昏不得如成王反明
君之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善作分八百之會也

善曰二祖景文銑曰二祖謂太祖文皇帝代祖武皇
帝并言二者但取其逼近也禪傳也既傳而取不暇如
武王興兵而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以
會諸侯也

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善曰景福殿賦曰武創

則有不二心之臣向曰言立根本急速不如先風俗
代武王寡少也純厚也不二謂不二心之臣也

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

善曰干寶晉紀劉弘

教曰太康以來天下共尚無為貴談莊老少有說事

濟曰淫過僻邪也言風俗過邪以高尚為恥辱而人失

所敬為良曰黜退也莊老放誕為德六經以談者以虛薄

為辯而賤名檢

善本作儉善曰王隱晉書曰王衍不

應瞻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為羣

俗銑曰虛薄虛談也名檢法度也行身者以放濁

為通而狹節信

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以容放為夷

籍同禽獸為通又傳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

守節也翰曰時以放情濁行者為通而以節信為偏

狹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

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向曰苟且之當官者以望空

容而進仕者則貴之居正直則見鄙惡

為高而笑勤恪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望

蘭薰之器濟曰望空謂不識也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

是非但望空署白而已恪謹也

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善曰干寶晉紀云言君上之議

名目三公皆蕭然自放杌爾無為名稱劉頌屢言治道

標著上議以正朝廷者則蒙虛談之名

傳咸每糾邪正謂之俗吏善曰干寶晉紀曰劉頌在

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啟出赴

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傳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傳

玄曰論經禮者謂之俗生說理法者名為俗吏翰曰

屢數也理道謂人之道糾彈也言此二人論理道彈

邪正時皆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銑曰倚依

也杖持曠大也謂虛談惑衆者依阿無心謂曲從不察言如此之人皆負海內重名也若夫文王

日吳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五臣作黜以為

灰塵而相詬火病矣善曰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

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肉無相詬病也說文曰詬恥也向曰嗤笑黜辱也

言文王仲山甫之勤者皆共笑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辱輕之如灰塵恥之以為病者

實情慝奔於貨欲善本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

擇利善曰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苟寵所愛私擢所幸不復為官擇人反為人擇官也齊曰言毀譽

善惡皆不知其實也惡邪也欲貪也選者而秉鈞當軸

之士身兼官以十數

善曰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桓寬鹽鐵論曰車丞相當軸處中

括囊不言良曰秉執鈞平軸重也言

大極其尊小錄

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

五臣有也字善曰漢書解故曰機事所摠號令攸發胡

廣曰機密之事

翰曰要善也言大任者極其

而世族

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

善曰崇讓論曰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

而進之銑曰言貴戚子弟皆不拘資次而超進

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

五臣無士

字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汙辱也晉諸公讚曰人人望品求者奔競

向曰悠悠遠

貌風塵喻穢俗也言久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善曰孫卿子曰

天子千官諸侯百官史記曰司馬季主曰試官子真著

不讓賢銑曰言官雖多無有能讓舉賢人也

崇讓而莫之省善曰千寶晉紀曰時禮讓未興賢者壅

劉寔字子真平原人良曰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善

疾時貪競而時君不能省察王隱晉書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為九班之制裴

顏有所駁翰曰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為裴頠所駁

事不行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司隸

見行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見從銑曰傳長其婦

虞為司隸校尉前後執正彈糾百僚多不見從

女莊櫛織絰金女皆取成於婢僕善曰禮記曰婦事舅姑

如事父母鷄初鳴咸盥

湫櫛繼筭織絰見下句向曰櫛梳也
織絰理繒帛也言皆委婢僕而為之
未嘗知女工絲

泉

胥

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

善曰禮記曰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泉治絲繭織絰組

紉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儀
酒食是議濟曰絲治繭也泉麻也謂緝績也中饋謂

祭祀之具言食祿之家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時不恥
婦人皆不當知此事矣

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

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

善曰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

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
義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

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
書說命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良曰禮男三十而婚

女二十而嫁先時不依禮而早婚娶也反易剛父兄不

善作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脩

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善曰禮記曰古婦人教以

傳宋鮑女宗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序曰后妃又

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翰曰不罪不非俗以為是也

四教四德也貞順者婦人之志行也言為淫逸妬忌禮

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

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善曰呂氏春秋曰

壅隄矣銑曰鑿契奠也言禮法刑政既壞欲望為理

其猶構室而去鑿契積水而決隄防畜火而離薪燎也

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善曰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

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

向曰謂禮法刑政也顛墜也

教崩弛之所由

五臣有也字宏逸曠達居喪不帥常檢

善曰于寶晉紀曰阮籍

放蕩不依禮法代以為達人

察庾純賈充之事

五臣作爭而

見師尹之多僻

善曰干寶晉紀曰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

曰有小事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為伍伯又曰充之先為市魁故以戲答良曰同善注師尹大臣

也僻不考平吳之功而

善無

知將帥之不讓

善曰干寶晉紀曰王

正也

渾愧欲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已節制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

爭功更相表奏則王渾與王濬平吳思郭欽之謀而悟戎

狄之有釁善曰干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

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孟津及

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置馮翊平陽帝弗

聽銑曰悟覺也同善注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

之言論善曰干寶晉紀傳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

于今又上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

雖不及古賢猶克已為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

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核傳咸之奏錢神

門以此言殆不若也向同善注

之論而觀寵賂之彰善曰干寶晉紀司隸校尉傅咸上

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又

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部大鼎
于宋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濟曰核考也

言考此則知賁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
賂之行明矣

主治之善曰賁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
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

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
文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

良曰中庸謂非賢非愚之才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
守文謂守常平理代之主也

必得之於聲樂善曰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
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

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范變
使工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翰同善注

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善曰左氏傳曰范變反
自鄆陵之役使其祝宗

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我
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為痛

哭曰一也又況我惠帝以蕩五臣作放蕩之德臨之哉善曰臧榮

銑同善注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
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向曰晉室禮樂崩壞賈

賂公行庸主守之且猶不濟況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
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而臨之乎

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

乎善曰干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
在宮不恭遜而其妬忌有孕者輒殺子或以手戟擿

之子隨刀墜又曰韓壽妻賈午賈始助亂濟曰賈后
惠帝后肆縱虐殘也六宮中宮也言六者取象坤數也

韓午壽妻賈后妹也相助為妬忌姪亂事也言懷帝承
晉室不道而致敗壞豈獨繫賈后一婦人也

亂

善有得位羈於彊臣

善曰千寶晉懷紀曰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良曰承亂謂

繼惠帝之亂也羈束也

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

善

彊臣謂東海王越也

善

千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潁豫州

刺史閻鼎以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翰曰洛陽傾覆

秦王業避難於許潁州刺史閻鼎立以為主後遷天下

於長安也言徒廁天子之名而無天下之重也

天下

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

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

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

然懷帝初載

銑曰去謂去晉室也雄謂有威之稱

然懷帝初載

嘉禾生于南昌

善曰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于南昌九月懷帝生毛詩曰文王初載

天作之合載猶生也

向曰載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

年也嘉禾瑞穀也南昌郡名

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

子氣

善曰干寶晉紀曰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及國有天子氣

濟曰望氣者謂占候之人也

及國

家多難宗室迭興

善曰毛詩曰維子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用事

也良曰宗室諸王迭更興起也

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

沙之權皆卒於傾覆

善曰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遁立為皇太子賈后無子妬害滋甚廢

太子為庶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

孫憲害太子趙王倫酖殺賈后帝詔謚適為愍懷皇太

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

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園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

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偽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

車受詔遂害允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

尉趙王倫篡位穎謀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覃

立穎為皇太弟張方廢穎歸藩遣曰徽殺之於鄴又曰

又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冏相攻冏敗縛
至上前又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顥欲廢太子立成都王

欲先誅又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翰曰同善而懷帝
注言此數王俱有權勢而卒見誅戮豈非命也

以豫章王登天位善曰干寶晉惠紀曰詔豫章王熾為
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位崩謚曰孝

懷皇帝尚書劉向之五臣譏云滅亡之後有少而善作
曰天位艱哉如

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善有朋按愍帝

蓋秦王之子善有得位於長安善本又有固秦地也善

干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為皇太子本吳孝王之
子出為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於長安崩謚曰愍

皇帝銑曰識驗也謂驗於前事也易曰西而西以南
南得朋蓋時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是得朋也

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善曰干寶晉紀

獻曰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臧榮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

太尉模世子或以南陽王為秦王非也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

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善曰尚書

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向曰徵祥謂

識與嘉禾也皇極謂大中之道也禍辱及身謂被劉聰

所虜也宣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者乎五臣作也字善曰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濟曰帝天也言豈於我懷帝有二心乎何其先降

祥瑞而連滅亡哉溥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

應由人不能弘道

元皇帝

善曰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為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涉皇帝位國語史伯曰

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敷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
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良
曰黎為高辛氏火正有淳耀之德故其子孫昌盛也烈
業也渝變也晉承黎之後故云然言天子業未變故大
命再集於東晉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蔚宗

翰曰配至尊名為皇后后
君也明為海內小君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

善作女御

以備內職焉后正

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

司

善曰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

玄曰帝嚳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

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

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

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

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

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

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

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

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

喪紀之事女御書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

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銑曰

夏殷以上略其禮制不載此文向曰闈宮中門也四

教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序理也言此百二十員布官

分事各有典掌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善曰毛詩曰靜女

頒布務事也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居

莢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官彤管赤管筆居

過其罪殺之濟曰皇后有女史之官彤管赤管筆居

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善曰列女傳曰齊孝孟姬

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

使馮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輶

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今立車無駢非

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珮玉有環良曰保養也

阿倚也所謂養母及倚之以為法則進賢才以輔佐君

者而教訓之環珮玉為之以節行步進賢才以輔佐君

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善曰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

哀窈窕思賢才翰曰后妃之德當輔佐君子求賢所
 審官哀思也思得淑女以配君子使不淫其色也

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善曰魏帝典論曰欲納二女

義又禮記有內則篇銑曰皇后主陰閨房肅雍險詖

善本作政也內則禮篇名主教婦人法則也不行者也肅雍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

而無險詖私謁之心向曰肅敬雍故康王晚朝關雎

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誓善曰列女傳曰曲沃負謂其

關雎預見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

誨之列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

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

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

晏朝濟曰關雎詩國風之首諷刺后君嘗過也晚朝內人誦關雎詩以刺王宣王晚起姜后得罪於永

巷曰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

侯僭縱軌制無章善曰史記曰平王東徙雒邑周室微諸侯以強并弱良曰東遷洛邑言

王室微弱諸侯無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善曰左氏傳

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

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

屬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

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吏而

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晉獻升戎女為元妃善

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
公曰從筮立之生矣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
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
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
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
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而死銑曰驪姬我人之女
元大終於五子作亂豕嗣邁屯善曰五子齊武孟等豕
也

子齊桓公五子也桓公死五子爭立為亂豕嗣晉驪
姬譖太子申生奔於新城自縊也豕長邁遇屯難也爰

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善曰毛詩曰綠

裳鄭玄曰今衣黑而黃裳諭亂嫡妾之禮也濟曰爰
於逮及也戰國謂周秦之間也憲法愈益也詩曰東方

未明顛倒衣裳刺為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
淫亂失明暗之節

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

爵列八品

善曰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

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

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良曰以亂寵愛妾破國亡身者

不可勝數也弛廢也防備也言時輕禮廢備重色之所

由秦之時并六國兼秦七也多自驕大備置內職之數

八品謂皇后妾美人良人

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

力之切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

也翰曰漢因秦號內制皆循理也高祖帷薄不脩

孝文衽席無辨

善曰漢書曰高祖時戚姬愛幸常從呂

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者大

臣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修漢

書孝文寶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

飲定四庫全書

文選

一

三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在禁中常同坐桓子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衽席單席銑曰帷薄謂閨房也謂幸戚姬而輕高后也文帝慎夫人然而選納尚與皇后同席是尊卑無辨衽席臥席也

簡飾玩少華

善本作飾玩華少

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

庭三千增級十四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

凡十四等

向曰簡少也武帝元帝也言至二帝

更增淫逸之費掖庭宮名三千宮人數也武帝置婕妤

姪娥容華充衣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通前八品為十四

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

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

濟曰言妖麗取倖毀敗王政符亂國之迹者前漢史詳悉矣

及光武中興斲雕為朴

善曰漢書班固曰漢興破觚為圓斲雕為朴良曰言斲所雕

鏤却為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
朴素也

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
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

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善作上二十

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

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善曰應劭風俗通曰采女按采者擇也以歲八月唯

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
二十以下長壯妖絜有法相者載入後宮翰曰算計

也謂計人口多少聘問納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
取也詳審淑善哲智也

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閭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

矯其弊矣

善曰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閭內言不出於閭銑曰令善閭門限也言后妃之權無沉溺

政教而授與者矯正也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甲令者前帝第一改正后妃之制

貽厥方來豈不休哉

善曰毛詩曰貽厥孫謀濟曰制法貽遺厥其休美也言作后妃儉

約之法以遺後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

善曰毛詩序曰魯桓公不

能防閑文姜良曰篤固也言明帝御已雖故孝章以

下漸用色授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炆顯宗第五子也炆丁達切

翰曰授與也

言章帝之時漸以色與寵倖也恩隆好合遂忘滿蠹自古雖主幼時難

善作王家多釁委成家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

割重器善曰重器神器也銑曰好合謂志意合唯秦

平名爾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

善曰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

於王家魏人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諸侯漢仍向曰芊太后襄王母穰侯秦相魏冉也嬴秦姓漢仍

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

臨朝者六后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祐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騰定策禁

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閭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北

鄉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

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養解濟亭侯桓帝崩竇太后

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

熹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閭皇后立少帝太后

臨朝順烈梁皇后立沖帝太后臨朝桓思竇皇后立靈

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景

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

於永安宮濟曰仍因謬誤也外立謂非正嫡也四帝

謂安帝桓帝靈帝和帝也六后謂鄧太后閭太后竇太

后章德竇太后梁太后何太后此六后皆莫不定策帷

執權勢立閭弱之主臨朝稱詔卒見亡滅

帝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

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圜

犴岸之下

善曰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

下論語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

毛詩曰宜犴宜獄

良曰帝帳也孩童小兒也言皆貪

久長執政故立小兒為帝抑却也任重謂任國事悠遠

也享利之深則禍敗速至纓繞也縲墨索也紲摩也圖

犴獄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運命

名

論曰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王隱晉書曰劉徹商賈繼路

嵇康與山巨源書曰禽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袁崧

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

之不時必見焦爛也

翰曰踵足也軛車轅也連足繼

路以喻專權覆亡者多也赴蹈謂奔

競也言奔競勢利不止卒至焦爛也

終於陵夷大運淪

亡神寶

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

崩史記作陵遲漢書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

言大運一終也

銑曰陵夷微也

詩書所嘆略同一揆

善曰

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毛萇曰威滅也尚書曰古人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向曰言此嘆與漢略同

一理耳故考列

五臣作烈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

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乎

善作篇

濟曰行迹謂所行其事正號謂嫡后其以

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

依列傳其餘無所見

善有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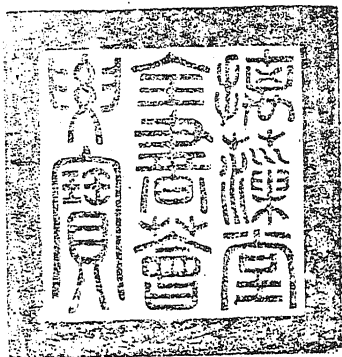
爾

善曰私恩謂桓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良曰追尊謂生非經

奉宗廟祭祀而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皇后之事也
係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則繫皇后而追之續繼也謂

繼前漢外
戚傳也

文選卷四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 埏

謄錄貢生臣黃永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五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九

集部

文選卷五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翰曰光武用二十八人同計議以定天下至明帝時

思念文武將帥之臣皆畫形於雲臺雖修漢書作此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

也

善曰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

銑曰前漢為

王莽所篡至光武

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善曰周易曰雲

復之故云中興

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

向曰咸皆也言二十八將皆如風雲相感奮振其智

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善曰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也

濟曰

稱為佐命者亦是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

有志操才能之士

英姿茂績委而勿用

善曰謝承後漢書序曰申屠蟠英姿磊落潘岳楊肇諫曰茂績惟嘉

良曰議論也言當時有論者非光武不任功臣理事也績功委棄也

然原夫深圖遠筭

固將有以焉爾

翰曰原本圖謀算計也言本光武深謀遠計應為功臣之材多不兼備故不用

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

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

五臣本無兼字通

矣

善曰左氏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相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

為輔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為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銑曰王道謂周道也衰

微庸用勲功也管仲隰朋俱齊桓之相先軫趙衰俱晉文之輔言此等之臣功賢兼通也降自秦漢

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

五臣本有室字

皆武人屈

五臣本作崛

起亦

有鬻繒屠

五臣本作盜

狗輕猾之徒

善曰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為沛公

以中涓從後剖符食潁陰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以舍人從後封舞陽侯向曰

翼輔崛特也需

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善

販也猾狡也

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

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濟曰連城

之賞謂韓信彭越也阿衡謂倚平故勢疑則隙生力侔

天下事也謂丞相蕭何周勃之屬

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殖戮

五臣本作醢不其然

乎

善曰李陵書曰昔蕭樊因執韓彭蒯醢良曰勢疑謂威武疆盛見疑於君也侔齊也蕭蕭何樊樊噲也

縲紲謂拘繫也信韓信越彭越也蒯醢殺也

自茲以降迄

善本作訖

乎孝武宰

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

五臣本作搢

紳道塞賢能蔽壅

善曰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繙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繙赤色紳大帶也 翰曰迄至也除高祖至武帝皆以勲

臣為宰輔指紳道塞謂 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

賢才壅塞不得通也 善曰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 銑曰

世及謂父子相承也 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可勝言 善曰

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淮南子曰今至人生於亂世含德懷道而死者衆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

向曰言懷道德委 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 善曰

棄草澤者多也 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秦之敗大啓九國可謂矯枉過其正也 濟曰鑒視也矯直也言視前漢不任賢能

存其直 雖寇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

四所加

五臣本有不過二字

特進朝請而已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冠恂字子翼封雍奴

侯邑萬戶為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

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

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

三公下孟康漢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良曰鴻大

烈業也言立高功大業所封不過四縣加位不過特進

而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

刑者乎

善曰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格之功臣其傷已甚

銑曰格取也言取功臣而任之其傷政則甚

何者

良曰蓋自

發問以下文

直繩則虧喪恩舊撓

五臣本從本

情則違廢禁典

善曰

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
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恩則
違憲向曰喪傷撓曲也言於公法選德則功不必厚
直則傷恩私曲情於私則廢典憲

舉勞則人或未

五臣本作非

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

弊未遠

善曰言選德棄功參差雜用則怨望必多故云
難塞若論功棄德並列於朝即黜戮相仍故云

未遠

濟曰若選有德則無功若選有功則無德參三
也若三分而任則衆意不滿中半並列其政之弊則不

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

善曰言尊功而不尊
德此功權於德任德

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曰量資契權輕重於是
有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為母輕為子衡
平濟曰校考否惡也言就功臣之中考故高秩厚禮
取勝者相與制其權宜為恩舊腹心也

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

善曰漢書曰翟方進為相峻文深詆中傷者尤

多良曰秩祿允信元大也以高祿重禮信答大功也峻深憲法言立深法責成吏人之職

建武之

世

善曰建武光武年號

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

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

于後

善曰范曄後漢書郎顗上疏曰攘災延慶號今天下

也均同也休咎善惡也其餘謂鄧吳之外功臣也

昔留

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

五臣本有而字

郭伋亦議

五臣本作譏

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

善同銑注銑曰留侯張良也漢初定天下高祖

從複道望見諸將偶語上謂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人謀反耳上曰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下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上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取素不快意人封之則定矣於是乃封雍齒衆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郭伋謂光武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甚納之鄭興上疏於光武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專任功臣功臣任則位謬也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善曰班固

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向曰言崇舊恩偏授其任則易開沒溺私情之失至公無私均被天下則賢路廣開也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

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

茂善曰顯宗明帝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顏卿潁川人
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
李通字次光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
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
人為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傅
向曰永平明帝年號顯宗明帝廟號
其善本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善本次云爾濟曰係
無其
以次第繫
此篇之後

宦者傳論

善曰宦者養也養閹人使其看宮人此
是小臣後漢用之尊重故集為傳論

良曰周以為閹人今謂之宦者官比郎中古
者小臣而後漢用尊重故集為傳作其論云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

善曰仲長子昌

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其官職

翰曰垂象謂宦者星也皇位則帝座也

故周禮

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

善曰周禮曰閹人掌守王宮中之門禁

鄭立曰中門於外內為中銑曰備數也謂周禮云奄十人閹十人奄守門者中門用奄人為之取所宜也

寺侍

人掌女宮之戒

善曰周禮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向曰寺人亦奄屬

戒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

善曰周禮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路寢也濟曰

王之王之正內謂路寢也

月令仲冬

五臣有命字漢書同

閹尹審門閹

謹房室

善曰禮記文也鄭立曰閹尹主領閹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誠出入及

關閉之屬也重閉外內門良曰闔尹闔詩之小雅亦

有巷伯刺讒之篇

善曰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曰巷伯

內小臣也

翰曰小雅詩篇名巷伯宮中

然宦人之在

閹官也幽王聽此人之讒故有此刺之

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

人易以役養乎

善曰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

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

遂委以政應劭漢宮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

人銑曰體非全氣謂無陽道也然而後世因之才任

良善也中人謂宮人也養使也

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

善曰左氏傳曰呂却畏偁將焚公

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
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故使處原杜預曰勃鞞拔也史記以勃鞞為履紹上新
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
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
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
嘗有得焉必速遣之向曰稍漸也景監繆賢著庸於
言漸廣材能者而用之餘同善注

秦趙

善曰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
又曰藺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

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濟曰

景監繆賢皆闔人也監進商鞅於孝公以成霸業繆賢

進藺相如於趙惠文王而**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

趙彊盛是著功也庸功也

禍宋

善曰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
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

人內閣官豎刀也史記曰豎貂為豎刀並音凋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伊戾良曰弊惡也同善注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

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瑤左貂給事殿省

善曰范曄後漢書朱

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瑤之飾任常伯之職翰曰仍乃襲因也為天子給使於殿省之上也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

內受宣詔命

善曰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

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淳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

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宦豎傳近房卧之內交錯婦人之間銑曰謁

者宦人

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

善曰漢書曰孝文時

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

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

善曰漢書曰孝武時宦者李延年

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

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遊宴後庭置中書之官

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事所

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

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善曰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輿服志曰禁

門曰黃閨中人主之

著急就一篇故云有所補益

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

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

善曰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

建議以為宜罷中尚書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

銑曰

望之自殺堪被廢不見進用是穢損帝德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

調他士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調選也向曰他士外人也

至永平中始置員數

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

專總權威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

舊典輔斯職焉濟曰永平明帝年號祚福也竇憲內

太后兄也權柄威力也言專總國柄有威力於天下

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

謀禁中終除大慙

徒對反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蔡邕

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

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

元惡大慙

良曰言和帝幼劣竇憲執權內外官僚皆

不得親近所近者唯閹官而已後憲謀不軌

遂享分土

中常侍鄭眾謀誅之慙惡也大惡則憲也

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鄭眾字季

產南陽人和帝初竇憲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以功

遷大長秋封鄴鄉侯翰曰同善注宮卿則大長秋也

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殤帝年號延平銑曰同善注

委用

漸大而其員數稍增

善本作其資稍增

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

門五臣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

向曰璫貂侍中

服飾卿九卿署司也

言闈人兼主之也 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

善曰

立殤帝太后臨朝

濟也

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

曰鄧后和帝母殷衆也 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

善曰范曄

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

以闈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 良曰言婦人執政

無從與朝臣參斷制令所出不過房 手握王爵口含天

闈故不得不委用闈人以通國命

憲

善曰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穆曰今權宦傾擅朝室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

之高業守和平之隆祚 翰曰王爵官柄

也天憲謂帝王法令也言皆出於黃門 非復掖庭永

巷之職

五臣本作役

閨牖房闈

五臣本作閭

之任也

善曰漢書曰掖庭八丞又

曰永巷官皆取其領事之號或曰永巷則曰永巷僕射
銑曰宦者本掖庭閹房使役人而今皆執權政故云
非復也掖庭
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為中
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
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
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
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截衣為
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
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桓帝
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向同善注續以五

侯合謀梁冀受鉞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
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

唐衡潁川人桓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
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

久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東武侯綰上蔡侯衡汝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

濟同善注

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

從上下屏氣

善曰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范曄後漢書曰陽球既誅王甫權門聞

之莫不屏氣良曰言内外之官懼閹宦之威皆屏氣而怨

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

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

善同翰注翰曰伊尹霍光皆先代輔佐

之臣陳平張良皆謀畫之臣閹宦之屬自稱同也

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

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

善作寵光

三族直

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善曰陳琳檄曰所愛光五宗所

惡滅三族 銑曰迴山海變霜露言氣勢盛也三族
謂母族妻族家族也五宗謂上自曾祖下至玄孫 若

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 善曰枚乘兔園賦
曰高冠扁馬長劔

閑馬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
曰朱紱也 向曰高冠長劔武夫之服金金印也闈宮

門布滿也 苴子余 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 善曰尚
言多也 反

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封
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漢舊儀曰郡國銅虎
符三 濟曰苴裏也王者以茅裏五色土封諸
侯虎謂金虎符也南面稱孤也言如此十數人 府署第

館基 善本 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

冰紈霧縠之積盈仞 五臣本作 珍藏 善曰毛詩曰元龜
物音刃

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王使玉
人理其璞而得寶也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臣瓚曰紈
之細密如堅冰也子虛賦曰織羅垂霧縠良曰第館
宅也都鄙皆國也支附謂親屬也天下州國之官過半
是閭人親屬紈繒也縠紗也冰者嫫嫫媛侍兒歌童舞
如冰之潔霧者如霧之輕紈滿也

女之玩充備綺室

善曰左氏傳子西曰今閭夫差宿有
妃嫫嫫御馬杜預曰妃嫫貴者也漢

書曰初爰盎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盎侍兒文穎曰婢也
仲長子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干曹而迭起左氏
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良曰嫫嫫
媛嫫御也侍兒侍婢也充滿備具也綺室綺帳也

飾彫文土木被緹

帝繡善曰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
繡狗馬被績蜀佞倖傳曰董賢

起大第闕下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柱檻衣以縹錦
翰曰彫畫也土牆木屋也言皆被以緹繡之文皆剥

割萌黎競恣

五臣本作
氓黎恣極

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

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

五臣本
無皆字

身薰子以自銜達

善曰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

曰嗚呼史遷薰骨以行刑

韋昭曰古者腐刑必薰合之

銑曰氓黎庶人也援引

謂攀附也權彊謂閹人之黨也

言有任人託附閹官以

求進者或自腐薰其形體

同於閹人以自銜露而求聞

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
相濟尚書曰簡賢附勢實繁

有徒
惡也繁多也

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

毒志士窮棲冠劇緣間搖亂區夏

善曰韋昭國語注曰
山居曰棲劉駒駰與

李子豎書曰下車負乘劇賊未禽韓詩曰讒言緣間而
起濟曰蠹亦敗也殫盡毒病也窮棲謂深隱也冠暴

劇甚也言閹官為暴之甚緣其間隙起其讒言動亂於國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

言出禍從旋見孥戮

善曰尚書曰子則孥戮汝良曰憤怨也奮發謂出怒言也孥子也

謂諫者并子見戮

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

善曰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大僕杜

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為鉤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鉤黨諸常侍對曰鉤黨人即

黨人也即可其奏謂鉤取諫者同類使轉相誣謗而殺之也

凡善士莫

不罹

五臣本作離

被災毒

善曰桓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

士銑曰離逢被加也言朝廷稱為善士者逢閹黨皆加其災毒也

竇武何進位崇戚近

秉九服之誦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

敗斯亦運之極乎

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以為羣英之表范

曄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為皇后武為大將軍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

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皇后為大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令誅中官謀泄張讓趙忠等因進入省共殺進應

劭風俗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向曰同善注戚親詔

諱也疑留謂遲留未斷之間而見滅也言此者亦漢之

運命盡乎 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極盡也 袁紹勒兵斬趙忠捕

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張讓投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恭行

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為國家者見惡如農

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濟

曰龔行謂奉行天子命罰也芟刈也夷殺也無餘言總

盡初袁紹起義兵誅董卓斬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

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 善

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良曰袁紹雖誅閹宦之暴而自為亂故云易

亂亦何云及謂不可及於政道也

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

善同翰注翰曰大

將軍梁冀欲立清河王以下宦者曹騰說冀魏武因之曰君若立長禍必及身遂立桓帝是昏弱者

遂遷龜鼎

善曰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命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

虐鼎遷於周銑曰龜國寶鼎大器皆喻帝位也遷謂移禪於魏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

此終信其然矣

五臣無然字善曰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邲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

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向曰言始以閹宦得位亦以閹宦而失國謂曹操即騰之孫

逸民傳

五臣本論向曰謂自放逸不為時俗所拘無傳字懷道不見雜居無名王侯不能

臣榮利不能動為逸人

范蔚宗

善曰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言節行超逸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

善曰易曰艮下乾上遯象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孔子曰遯逃也

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良曰遯逃也又曰不事王

侯高尚其事

善曰周易蠱卦上九爻辭良曰事謂幽寂之事也是以堯稱則天

而不屈潁陽之高

善曰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

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水之陽武盡美矣終

良曰許由逃於潁陽而堯不能屈其志

全孤竹之潔

善曰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

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翰同善注

自茲以降風流彌

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

善曰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西

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 銑曰自茲以降謂許由伯夷以下也風流謂隱居之流也彌繁言漸

多也軌迹也不殊言隱逸 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

全其道

善曰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向曰謂迴迹避

濁代以全至道也

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

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

善曰言或靜默隱居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危難以

謀已之安全也又曰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點萬物以發其清槩猶操也 濟曰鎮壓躁動圖謀垢穢

也緊節緊也
疵病激潔也

然觀

五臣本無觀字

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

之上

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

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數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濟曰畎畝耕稼之事憔悴謂枯槁也

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

善曰

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爾良曰言隱者豈親樂山水哉言特稟耿介之性

也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

情

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

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耳又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翰曰蒙冒黜退也言

柳下惠冒恥以救人雖三遭退而不逃去其國魯連為齊却燕軍齊欲爵連連乃逃於海上言雖封千乘之國亦不移其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

而耕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習然也銑曰適向也矯直也言直易二賢之性迴其去就彼此不能相為也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

善曰論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

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然而蟬

向曰硜硜堅勁貌沽名謂沽賣其名聲也

然而蟬

蛻稅顛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

善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濟

曰隱者去塵俗之內致寰區之外有
如蟬之蛻形耳寰區國之封域也
異夫飾智巧以逐

浮利者乎

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
而優遊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

良曰浮利榮華也言去塵俗之事
荀卿有言曰志意修
人異於修飾智詐以逐榮華之事

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

善曰荀卿子曰志意修
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

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
子隱者也驕輕也言重內者則輕外物也
漢室中微王

莽篡位士之蘊藉

慈夜

義憤甚矣

善曰東觀漢記曰桓榮
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文

穎曰謂寬博有餘也
銑曰微弱篡奪也
向曰蘊藉
寬和貌憤怨也言王莽篡漢當時寬和之人皆怨而去

之
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

善曰
范曄

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而去焉濟曰言漢朝高潔之士怨莽之篡皆毀裂冠冕相攜隱遁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

患之遠也

善曰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

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今篡或為篡誤也良注同鴻水鳥也冥冥高也光武

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善曰國語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

側席而坐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翰曰言光武側席是憂幽人不至矣旌

帛蒲車之所徵賁

彼義

相望於巖中矣

善曰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

帝以枚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銑曰旌招賢之表識帛束帛蒲車招隱之

車也徵求賁飾也相望巖中言多也

若薛方逢

步江萌聘而不肯至

善曰漢書曰薛

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向注同嚴光周黨王

霸至而不能屈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之三

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政邪又眠不

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況太原人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澠池後復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巾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交

濟同善注

羣方咸遂志士懷仁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羣方失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

良曰言光武之時羣方皆

斯固所謂舉逸民

善本作人

則

天下歸心者乎

善曰

論語子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

翰曰君舉逸人則天下之人歸心

也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

皇帝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於家銑同善注自

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善本無羞與卿相等列

善曰東廣徵補亡詩曰堂堂處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向曰稍漸也邪孽謂閹官之屬也處子謂隱居

不仕之人耿介謂執節守度也羞恥也列行列也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

行焉善曰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濟曰高抗憤怒而不迴顧者亦失其順中之行焉

蓋錄其絕塵不反善本作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善曰莊子顏回問於

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奔逸絕塵而曄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

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良曰絕塵謂絕塵離俗往而不反者則周未七人列於此篇

宋書謝靈運傳論

善同翰注翰曰約修宋書至靈運傳嘉其文章因為此傳論

於下以叙文章利害是非焉

沈休文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

情

善曰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有生之最靈者也又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況懷五常

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

懼愛惡欲

銑曰靈

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

善曰毛詩序曰

異也迭更愠恨也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向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

歌詠

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善曰鹿鳴之什

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濟曰六義一曰風

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四始謂國風大

雅小雅并頌也攸

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

無或異

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五子之歌已前不見歌文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受形有短

長良曰虞舜夏禹也覩見也受氣懷靈謂人也理人理也言人理古今無異也

然則歌詠所

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善曰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

祖習如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翰曰歌詠樂也
太古已有樂則知歌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怨刺之
詩隨其風流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
彌加明著

於後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陸機大暑
賦曰播芳塵之馥馥 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

著九辯並楚人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
並前漢文章之士振舉也芳塵謂美聲

英辭潤金石

高義薄雲天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英辭雨下吳越春秋
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

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
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如蹈
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
子雲長卿亮不可及 向曰英美也言美辭可以潤澤
金石也薄迫也 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
迫雲天言高也

蔡之徒

善同濟注 濟曰愈益也揚雄班固崔駰蔡邕此六人並漢朝文章之士異軌同奔

遞相師祖

善曰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良曰軌迹奔行師法祖述也言已上六人迹雖異同行於

時

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

善曰賈逵

國語注曰蕪穢也累猶負也 翰曰古文章清麗之句時時有之蕪穢累重固亦多矣

若夫平子

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

善曰平子張衡字也 銑曰艷美也

言張平子文章之美無能繼其音響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

盛藻

善曰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魏志曰明帝青龍四年

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列祖也 向曰建安獻帝年號曹氏基命謂魏太祖

始封魏王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陳王謂武帝子植
也咸皆蓄積也言三祖及陳王皆積盛才於懷也 甫

乃以情緯物善本無物 以文被質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言始將情意以緯於文

濟曰甫始也緯猶織也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
以文被質謂文質相參也

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

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良曰二班謂叔皮孟堅也情理謂得事之實也氣質謂有力也

三變謂形似 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
情理氣質

相慕習原善本 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善曰續晉陽秋曰自

作源 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摠
百家之言飈流即風流言如風之散如水之流廣雅曰

祖法也良曰擅專也映照也原本也漢魏以來才子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徒以賞

好異情故意製相詭

善同銑注雖同但以賞好者異故隨製

作而降及元康潘陸特秀

善曰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

師不異向曰元康晉惠帝年號潘安

律異班賈體變

曹王繆旨星稠繁文綺合

善曰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宜

應經傳文如星月若谷子雲唐子高者並為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縠也濟曰律法也言潘

陸文章體班固賈誼曹植王粲也

綴平臺之逸響采南

皮之高韻

善曰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逸

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良曰同善注高韻謂應瑒陳琳之文也綴猶

緝也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善曰史記曰宣王法文武遺風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

之餘烈翰曰烈業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

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善本此善曰續晉

始中王弼何晏好莊子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銑曰

玄道扇盛也柱下謂老子為周柱下史制道德經五千

言博大也七篇謂莊周著書內篇有七也言中興之自

後人承王弼何晏之風學者義理盡於莊老殫盡也自

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

善曰建武晉愍帝年號義熙安帝年號載年也向同善

注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

善曰答賓戲曰馳辨如波濤仲長統昌言曰妙句雲布孝

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
濟曰屬續委積也言文章盛多也
莫不寄言上德託意

玄珠

善曰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象罔得珠
老子道德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

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郭
象曰此明得真之所由良曰上德謂無為之化也玄

珠喻至道也言為
文者皆寄託於此
道麗之辭無聞焉耳

善曰孫綽集序
曰綽文藻道麗

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耳
道猶美也言皆寄道德不為美辭者也

翰曰

仲文始革孫

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

善曰續晉陽秋曰許詢有
才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

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綽
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之銑曰仲文殷仲文草改也孫綽許詢以莊老為宗
仲文改之太元武帝年號也言叔源變武帝時文章之

氣而復舊體
謝混字叔源

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

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善曰興會情興所會也鄭玄周

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也尚書曰垂裕後昆向曰

顏顏延年也謝謝靈運也標高方並軌迹範法昆嗣也

若夫敷衽論心商摧前藻

善曰楚辭曰跪敷衽以陳辭陸機樂府篇曰商摧為此歌濟曰衽襟也推略也言布襟論心商摧前人文藻

妙之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

善曰文賦曰暨

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良曰五色五方之色宣明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草木也協合暢通也

由

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

善曰周易曰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翰曰言顏色音聲各隨

物宜所適也

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

銑曰宮為君羽為事低昂高下也舛背也

言宮羽之聲相變則高下背節也

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

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

向曰一簡謂一行言一行之中音韻輕重悉須

相避不可同聲

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

五臣本作制 諷

高歷賞

善曰言諷詠之者咸以為高歷載辭人所共傳賞濟曰先士謂先代制文之士也茂盛諷誦

也歷賞謂歷代共賞好也

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

善曰曹子建贈丁儀

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云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濟同善注

子荆零

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

善曰孫子荆陟陽侯詩曰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長雜

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良同善注

並直舉冒情非傍詩史正以音

律調韻取高前式

翰曰式法也言此上四人並以冒臆之辭非附文質但以音律調適取高

前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

善曰尚書周公曰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銑曰靈均屈

原雖文體稍猜而此祕未覩

銑曰稍漸也此祕謂音韻調適也覩見也至於

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

向曰天成謂天資而

成與文理相合也言如此非人思慮所至

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

之彌遠

善曰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濟曰張衡蔡邕曹植王粲潘岳陸機顏延年謝靈運言此

數人曾不先覺天成之妙而去之遠也

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

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善曰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良曰知音者蓋約自謂也有

以得此天成之妙也謬誤也不然謂不如此

恩倖傳論

善曰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時好官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

此論 翰曰恩愛倖親也謂以親愛而升榮寵也晉宋之代官以承藉而非才能故約著此傳以論得失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

五臣本無通字

蹈道則為君子違之

則為小人

善曰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

人銑曰蹈履也言人之所生其類頗同履道德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屠釣卑事也板

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相善曰尉繚子曰太公屠牛

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

睢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

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

肖爰立作相向曰呂望初屠牛於朝歌市後釣魚於

渭濱傳說代胥靡刑人板築於傅巖之溪言此二賢皆

自卑賤之役而相於殷周故知君子小人不常處矣

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善曰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濟曰世胄也鼎

食謂三公之明敫五臣本幽仄唯才是與善曰尚書曰明明敫仄陋

家資猶後也作揚幽仄唯才是與明明敫仄陋

良曰揚舉也幽仄謂暗陋也言殷周之主逮于五臣

皆明舉暗陋之賢人非取公侯之子孫也本作

乎
二漢茲道未草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

牛鑿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

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鑿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曰鄭子真名霸乎京師翰曰逮及也二漢前後漢也茲道舉賢之道革改也胡廣字伯始安帝時舉孝廉後遷僕射司空黃憲字叔度舉孝廉有大名於京師牛鑿乃鑿療牛疾之人

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

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金

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銑曰漢金日磾張安世皆七世仕漢珥插也紹侍中之服崇重也前漢都長安故曰

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

執戟殿下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令曰侍中除書表奏皆掌署之應劭漢官儀

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劔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郎後奏泰階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小遺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為同誤也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向曰侍中之官大出則負璽小出則驂乘執戟守衛天子之官郡

縣

五臣本作都縣

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

善曰掾吏卑位

負戈賤役豪家勢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濟曰豪勢謂權勢之家言

並逐才 而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

善曰二塗謂士庶也言仕子不居賤職庶

族不涉清階良曰晚代謂魏晉也士與人異品雜用故云二塗

漢末喪亂魏武始基

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

善曰國語曰后稷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肇基王迹列

子曰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翰曰魏武帝曹操也倉

卒事急迫也魏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以

平人才高下而不直取承籍之子孫也

因此相沿遂

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

善曰言魏

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傅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

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

摠其義銑曰沿循也言本立九品以取人才後人相

循遂為代資魏晉之主無能改易也州都郡正魏置之

以選人才之優劣

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

陵駕

善曰人才不甚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

向曰

言舉人蓋少知高下者但憑藉世族取相侵陵以

成駕御也

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

善曰言

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濟曰言州都郡正皆俗士不能甄別好惡但斟

酌門族時宜品錄聲望多少隨聲望之事而高下也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

無賤族者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

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班濟曰同善注言勢族不居下品寒門不入上班也言如此

則失才實矣

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

善曰言衣

冠之族皆居二品之中良曰訛偽也自此以還遂成
斯風謂用勢族之風二品謂豪家勢族

卑庶善曰衣冠以外皆同下科翰曰周漢之道以智

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善曰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高下翰曰參差不齊貌言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

較古學然有辨善曰太玄經曰君子之道較然見矣夫人君南面

九重奧鳥到反絕善曰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向曰九重天子之門數也

奧深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闥之任宜有司存善曰

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銑曰陪奉朝夕謂近倖之臣也隔謂與卿士道殊也堦陞闥門也任謂用闥官

之為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

孝建泰始主威獨運

善曰爾雅曰狎習也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年號泰始明帝年號

良曰憚難也言與天子習近所以有恩澤生而無畏難之色言為媚諛之色則易親也運用也空置百

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

習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近習天子所親

幸也翰曰宋武帝明帝事每獨用權柄不外假藉於卿士也為刑政既多不能遍覽故寄於近習之臣糾雜

言多也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

塗結軌輻湊同奔

善曰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

于穀 銑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故百官皆方軌輻湊而奔之也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穀矣

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

狐藉虎威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

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已權在於彼矣如鼠之賤矣為穴於社則人不敢掘之是憑社以外無貴也同善注今百僚畏近臣為天之威在於彼也

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

五臣本作寤

挾朋樹黨政以賄成

善曰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大夫瑕禽

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濟曰嫌疑專擅也寤覺也挾謂相扶挾也賄成謂財貨以成政者也

鉄

鉞瘡痂搆於牀第

側里之曲

善曰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痂左氏傳趙孟曰牀第之言不

踰闕杜預曰第簣也

良曰鉄砧鉞斧也瘡痂喻讒譖成瑕疵也言倖臣搆瑕於宮典牀簣之間使公卿伏鉄

鉞於外也服冕秉軒出於言笑之下

善曰左氏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秉軒三

死無與言笑同即得軒冕之榮也

南金北毳來悉方艚刀素

縑丹珀

善本作魄字

至皆兼兩

音亮善曰北毳獬狔之屬虎魄也色赤故曰丹孔安國

尚書傳曰車稱兩銑曰金荆揚所貢故云南金毳衣
北方所出故云北毳也艚舟也縑繒也珀虎珀也兩車

也言趨勢之人賂遺近臣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
者皆以舟船載貨而與之

石未或能比

善同向注家皆勢傾天下晉朝王愷石崇皆富擬王

者然比今日倖臣則不能及

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

善曰太宗明帝也法言曰聖人

之法未嘗不聞於盛衰濟同善注

權倖之徒

作惛

惛

丁宗戚

良曰言諸

王親屬皆畏懼佞倖之臣

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

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

五臣作劉子小反善曰六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弄權

於下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截絕謂滅
之也翰曰幼主謂明帝孤獨也言佞倖之臣構造同

異起立禍隙譖譖宗王使相繼被戮而至絕滅劉絕也

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

夙傾實由於此

善曰寶祚猶寶命也人厭宋德非一事也寶祚謂國命也

銑曰忘厭也言

早也實由於此言傾覆之由實從佞倖而起

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

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向曰嗚呼嘆辭言佞倖之徒毀敗王政損

穢帝道挾主行威傾覆國家是亦可哀故歎之

史述贊三首

濟曰固修漢書自作叙傳而重述其旨

班孟堅

述高紀第一

五臣本列在後翰曰列題於後者亦猶毛詩之趣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

善曰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

劉

良曰皇大纂繼緒業也言高祖承堯之後故云大漢繼堯之德業也

實天生德聰明神

武

善曰項岱曰聽於無聞曰聰照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神剋定禍亂關土斥疆曰武論語子曰天生德

於

予周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秦人不

綱網漏于楚

善曰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賁言秦人不能整其綱維令網目漏也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故高祖因而起銑曰綱謂綱紀也餘同善注

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

善曰爰於也高祖初送徒

經豐澤奮振旅衆也神母謂所斬蛇邊見老母哭云我子白帝為赤帝子斬焉漢火德尚赤故舉朱旗向同

善于粵于蹈秦郊嬰來稽首

善曰粵始蹈履也嬰謂秦王子嬰也稽首謂降於漢濟

同善注革命創制三章是紀

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良曰革改創

始也三章謂高祖破秦改秦苛法殺應天順人五星同

人者死傷人及盜者抵罪紀綱紀也應天順人五星同

五臣晷善同翰注翰曰高祖西入關五星聚項氏畔

作合晷於東井東井秦分是應天也晷光景也

換黜我巴漢善曰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

同善注畔換反易也西土宅心戰士憤怨善曰尚書曰遏矣西土

郭璞三蒼解詁曰西土謂長安也向曰西土謂蜀也

宅居也言蜀人皆居心於高祖征戰之士皆憤怨於羽

也乘豐善本作而運席卷三秦善曰左氏傳士會謂晉

侯曰會聞用師觀豐而

動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水散席卷各爭恣志濟曰覺

隙也言高祖秉戰士之怨隙舉兵自蜀漢而來破三秦

如席卷也羽封章邯為雍王司馬忻為塞割據河山保

王董翳為翟王俱封秦中故謂之三秦

此懷民善曰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山之固民懷歸

者能保久之漢書曰田肯賀上曰秦帶河阻山

懸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良曰秦地股肱蕭曹社

帶河阻山高祖割據於此保守懷思之人

稷是經善曰史記衛獻公曰有柳莊者非寡人之臣社

稷之臣翰曰股肱肱臂也言蕭何曹參為高

祖手足之爪牙信布腹心良平善曰毛詩曰予王之爪

臣經理也

腹心銑曰韓信英布皆武臣也高祖有韓英

如獸之有爪牙矣張良陳平為高祖腹心之用恭行天

罰赫赫明明善曰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毛詩曰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向曰天罰言順天

罰惡也赫
赫盛之貌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

善曰項岱曰皇皇華色盛也濟曰有光光明也

威儀之

盛如珪如璋

善曰項岱曰珪璋玉之妙好彫鏤者毛詩曰顙顙昂昂如珪如璋

良曰珪璋玉名

閭闔恣趙朝政在王

善曰閭闔閭門之內也門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封陽平侯

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

翰曰閭闔

炎炎燎火光

五臣

宮中門也趙謂趙飛鸞王謂帝舅王鳳

作允不陽善曰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鸞外見壅於

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銑曰天子之威盛當如燎火之陽今內蔽飛鸞外委王鳳信不得陽也陽明

也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

善曰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苦之乃晨炊蓐

食食時往不為具食信知之自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生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

而王幾是乎向曰隸賤徒侶也餘同善注

越亦狗

五臣作苟

盜芮尹江湖

善曰漢書

曰彭越常漁鉅野澤中為盜沛公攻昌邑越助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鄱陽令也甚得江湖間心號曰鄱君音義

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

曰尹正也濟曰苟且為盜

齊楚跨制淮梁

良曰驤騰也雲起龍騰言與高祖相感而為侯王也齊楚韓信所封也

官

漢中微盜賊奔突濟曰炎火也大漢火德也中微
謂遭王莽篡也大盜則莽也移國謂兼國而盜也

縣颺迴三精霧塞

善曰三精日月星也孝經援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為

日地精為月河圖曰川德布精上為衆星良曰九縣九州三精日月星也颺迴謂振動不安霧塞謂昏暗

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

五臣作大祖誕命靈貺自甄

善曰尚書曰我

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翰曰言民厭王莽淫詐而

思復漢室誕大貺賜也言光武大受

沈機先

善本物深

略緯文

善曰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曰文矣銑曰沈深機微略法也言謀策先於

萬物智略能

尋邑百萬貔虎為羣長轂雷野高旗彗

蘇

雲

善曰漢書曰劉聖公為天子以光武為偏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

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

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

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

士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鬻子曰紂虎旅百

萬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東都主

人曰戈鉞彗雲彗音蘇沒切向曰同善注雷謂如雷

之聲於野也彗拂也英威既振新都自焚善曰漢書曰

此言尋邑之盛也

侯又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呼曰反虜

王莽何不出降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濟曰英威謂

漢之兵威也振

整也同善注

虔劉庸代紛紜梁趙

良曰虔劉殺也庸蜀謂公孫述也代

燕謂彭寵也梁王劉永擅命睢陽自稱天

子卜者王郎稱天王於邯鄲紛紜謂亂也

三河未澄四

關重擾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

始

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

翰曰三河三川也謂洛陽也四關謂長安也澄定擾

亂也謂朱鮪據洛陽赤眉擾長安也

神旌乃顧遞行天討

銑曰旌旗也遞更也言光武神

旗所顧遞行天

金湯失險車書共道

善曰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汜勝之

討於四方也

書曰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子

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

向曰言賊之金城湯池皆

失險固而破也車同軌

靈慶既啓人謀咸贊

善曰靈慶謂天符也

書同文謂天下太平

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衆議西

都賔曰天啓之心人恭之謀

濟曰靈神慶福啓開咸

皆贊助也言人神

明明廟謀赳赳雄斷於

烏

赫有命系

我隆

善本

漢

善曰

廟謀

廟算也

楊雄

連珠曰

兼聰

獨斷

獨斷

曰光武以再命復漢之祚也

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

也

武貌於歎美辭也

赫盛貌言武略雄斷之盛能繼前漢

也

良曰

廟謀謂廟算也

趙趙

趙趙

趙趙

趙趙

趙趙

趙趙

文選卷五十